



人间烟火

“糊涂面”，不糊涂

维佳

每年上腊月，天清地冷岁寒，中天公寓的食堂总会比平时新添一种面食。一大锅面，看上去黏黏糊糊又色彩斑斓，汤和面两两相融，名曰“糊涂面”。

品尝糊涂面，是一种纯粹的享受。糊涂面，是中天合创成立之初的创业者带到图克小镇的。原是河南地区一道特色的地方美食和民间小吃。早些年是穷苦百姓的一碗救命饭，水患、灾荒饥馑年间，食之以求果腹。再食者，暖胃饱腹舒心，浑身自在有劲。后来，听河南同事说起，“每个河南人心中都有一碗糊涂面，有多少个河南人就有多少种糊涂面”。简简单单的一锅面，百人百种做法，但都是菜汤不分家。其余各凭喜好，粗细搭配，荤素兼有，常吃常新。

公寓食堂有好几家餐饮供应窗口，凉拌热炒干煸时蔬、清蒸红烧油炸肉食，各种特色小吃和面食应有尽有，极大满足了不同地域职工的味蕾，犹如食味江湖。而糊涂面，只此一家，纯素的食材，只卖3块钱一碗，价格公道、实惠亲民；员工及家属，想吃的人自舀自调、自给自足，热乎乎，暖乎乎。

饭后，和食堂的面点师傅聊及此面做法，师傅颇为自信得意，眉开眼笑地娓娓道来。他是地道的河南人，把糊涂面叫“hu du”面，而不叫“hu tu”面。一锅糊涂面看似简单且随意，实则大有乾坤，要做好可不能稀里糊涂，要用心和技巧，每一种食材的放入时间、火候的掌握，都影响着最终的味道。

多种食材巧妙搭配，做法更有讲究：提前泡好的花生米、黄豆粒冷水下锅滚煮，一碗玉米面加清水搅拌均匀成玉米糊；当锅内的花生米、黄豆粒生香时，玉米糊便可以下锅，搅拌不粘锅底。金黄的玉米糊越煮越香，越熬越稠，根据稀稠不同的吃法，面随时可以下锅。手工擀切的面条软硬薄厚宽窄恰到好处，双手轻抖抖动摊开，面条一根根飞入锅中，随之上下翻滚逐浪。这时，各种配菜便也跟着入锅了，油炸过的豆腐丁、南瓜丁、胡萝卜丁，切丝的黄花菜、芹菜、豆角……想吃啥，就放啥，丰俭由己。

接下来，其余的几道工序也必不可少。面熟之际撒入菠菜叶、油菜叶等绿色的菜叶小段，还有蒜苗、香菜末提味增香。一勺热油炸过八角、茴香、葱花、蒜瓣后，泼在一锅咕嘟、咕嘟的糊涂面上，只听滋滋一声，香味一下子窜了出来。最后，撒入盐、鸡精、十三香等调料，充分搅拌，一锅面汤汁交融，扑鼻的浓香瞬间勾起了众人的食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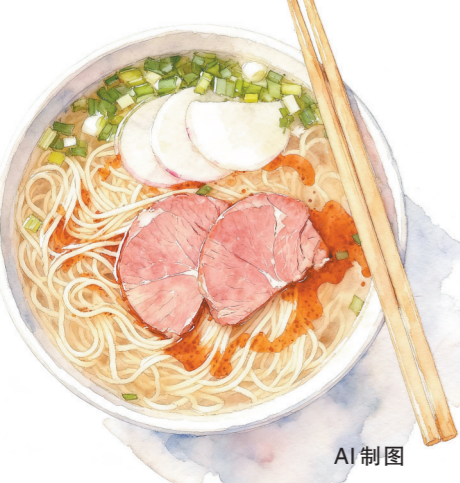
一碗热气腾腾的糊涂面端上桌，再配上几小勺油泼辣子，香而不辣。先喝一口汤，浓郁醇厚。拿起筷子，轻轻搅拌，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浓稠的汤汁，送一口到嘴里，面条的爽滑、汤汁的香浓、配菜的爽脆，在舌尖上完美融合。吃这碗面，得沿着碗边蚕食，一口一口吸溜、呼噜，每一口都可口香甜。细细品味，脆的、糯的、酥的、稠的，一锅面包容万般食材，口感却又如此分明，余味悠长，令人欢喜。

尤其是寒冷的冬日，下班时分天幕已启，人也早已饥肠辘辘。通勤车抵达公寓后，疾步到食堂召满一碗糊涂面，就图这个新鲜热乎劲儿。面入口中，才觉心安。一碗面吃得人浑身冒汗，特别过瘾，一天的疲劳也烟消云散。每一个黄昏，每一碗面，都能感受到那份简单而真实的幸福，至真至味至暖。

曾有一副对联赞美糊涂面：“汤可糊汁可糊，面不能糊；碗能涂铁能涂，面不能涂。”横批：“难得糊涂”。听着似乎有些“糊涂”，细品之下一点儿也不糊涂，仿佛蕴含着生活的大智慧和乐观的处世之道，读之回味无穷。

人生在世，就得像这碗糊涂面，容得下万人万物，也经得起岁月的熬煮，活得朴实热情自在。身处化工生产一线，工作学习便要踏踏实实，糊涂不得；做人做事更要清清白白，容不得半点糊涂。

为人处世，难得糊涂，更难得不糊涂。（作者来自中天合创）



AI制图

邹会莉

黄河口的初冬，芦荻的绒花，把大地染成跳动的白焰。高过人的苇林内，窜动着两团跃动的火红。

无人机的机翼如红蜻蜓薄翅般剔透，伴随阵阵嗡嗡声由飞掠过林梢、飞过油井、飞过线杆，稳稳停在高压铁塔的隐蔽处。它是地面部队派出的先行侦察兵，任何细微瑕疵都难逃那洞察秋毫的眼睛。

大地是透明的，把空荡的声响敲向远方。无人机飞手，胜利油田电力分公司滨海管理区员工吴建华眉头紧蹙，紧盯日光下的方形电子屏，不时调整操作手柄，从不同角度观测电力铁塔。同事许加华快速在巡检日志上记录。

这是九狐线进入一级看护的第十天。双脚一次次摩挲着白碱的淤地，从一座铁塔到一座铁塔，从一基线杆到下一基线杆，陪伴他们的是天上的流云、不时掠过天宇的鸟流和彼此的呼吸。

新孤变，承担着胜利油田黄河以北区域生产和生活用电任务。2023年9月，迈入新型电力系统改造的特殊时期。同年10月，双电源供电的新孤变电站仅由九狐线一条线路供电。

全力保障线路平稳运行成为电力公司的一桩大事。1000余名电力员工，如蒲公英花絮驾乘轻盈降落伞，散布到线路沿途各区域，昼夜守护，严阵以待。

滩涂深处的新孤变电站，值班员马俊红在深秋季节头顶却冒着热气，脸颊涂上一抹胭脂红。高压电晕声均匀而平缓，上千条指令下达执行，她和同事在主控室、设备区来回奔波，清脆的操作复诵声回荡在偌大场区，惊飞角落桃树上的一蓬灰麻雀。

新孤变电站院落纵深近百米，站内拥有设备上千台……在特殊时段，他们要对站内所有设备做6次检查，以保证每一台设备正常运行。整座计量间有近百个开关柜，需要检测开关柜上中下3个测试点，这一圈下来需要一个多小时，马俊红做了200个深蹲起动作，后背被



冬韵。

孟延军 摄

张孝友

每到冬季，我都会想起博湖的那场雪。1995年冬，为支援焉耆盆地的三维地震勘探，我跟着河南油田地调处的后勤队伍，第一次踏上了新疆博湖的土地。

刚到新疆，还没有来得及欣赏天山的雪、博斯腾湖的蓝，就跟着地震队投入到紧张的施工中。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去野外，回来基本是晚上十点后。我的岗位是放线，和另外一个同事黄德芹一组，每天到测线上将两大麻袋沉重的信号电缆和检波器从排列车上搬下来，按照要求排列组合好，等仪器车几排炮以后，又收起来随着排列车运到另外一个排列点布置，晚上收工时再收起来装上排列车运回地震队基地。

日子周而复始地过着，天气愈来愈冷，野地里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早上插接好信号电缆、采集信号的检波器，在等待仪器放炮的间隙，我和黄德芹有空时会在测线附近转转。探区靠近博湖，雪地里挖了很长很深的排碱沟，一眼看不到头。偶尔遇到住户，就去家里烤火取暖。无论是本地维吾尔族的老乡，还是来自四川河南种菜的租户，都很热情，会拿出砖茶、馕饼招待我们，有的还会在户外的草堆里扒出

汗水一点点浸湿，汗珠顺着安全帽往下滴。

她早把自己训练成了站里的“活地图”，线路开关在哪个位置、穿墙套管具体在哪儿等等，随手一指，无一差错。

这场守护从清晨6时开始。滩涂上的风悄然起伏。

两名身着红工服、肩挎工具包的身影，沿着荒僻滩地缓缓移动，像两枚移动的铁钉，沉稳地楔入冷清的大地。

巡线的使命就在脚下。特殊时期的全线巡检，意味着要徒步数十公里，涉过浅滩盐池，穿越茫茫苇林。荆棘划破皮肤，沉重的工具包勒得肩膀生疼……

从最初的纯靠双腿，到如今的无人机协同，电力人巡检装备不断升级。他们如同一颗颗精准咬合的齿轮，环环相扣，紧密无间，支撑起一座庞大而坚强的胜利电网。

然而，一双作战靴、一副好身板，始终是最可靠的“通行证”。巡线人员用脚步丈量大地、测量水深。只要有电杆、铁塔屹立，有线路经过的地方，必定会留下他们的足迹。

吴建华习惯观察线路通道变化，记录不同季节树木生长，思考着树枝何时能长到线路旁，影响供电安全……他将每座塔杆的位置、编号、特征，都深深刻在脑海里。即使遇到浓雾弥漫的天气，也能凭借经验准确找到塔杆位置。

今天的滩涂泥泞不堪，车辆无法深入。他们弃车徒步，迈着小步在湿滑布满冰霜的地沟上艰难行走，身后留下两排深深的脚印。干枯的树枝倒在狭窄的路上，每前进一步都耗费不少时间。“雨后路滑，咱们巡线的时候注意脚下，注意安全，要观察有无施工的情况。”吴建华交待着注意事项。

日复一日地行走，巡线工都练就了一双抗造的铁脚板。

转角杆、分支杆、耐张杆重点巡查，配电变压器逐一测温、测电流。每到一基铁塔，先通过望远镜观察铁塔周围环境并对各类参数进行实地测量，随后再利用无人机巡检每一个螺帽、线卡、瓷瓶等。

不知不觉已是中午时分。此时，管理区中心传来警示信号，位于盐池的铁塔附近发现两台挖掘机，需要巡线人员前往确认现场施工情



北疆以北。

毛杰 摄

朝阳



散文

老报纸

李骁

我们这个城市里有一个70来岁的老头儿，人很普通，面色肃穆，衣着大多深色发旧，眉骨凸起，有几根长眉毛不罢休地窜出来向外生长，头发花白，远远望去如撒满了霜。

他是老王，在城市里有一书橱，2万多册书是他大半辈子藏购的久远年代的各类书籍。在媒体记者的报道中，老王的书橱是一个旧时光陈列馆。

让我们去看看老王的书橱里有些啥：民国年代的教本，抗战时期的报纸，中国古代小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世界名著，某个老先生自费出版的古诗诗词集，一个退休老奶奶戴着老花镜用毛笔写的家谱，一本发黄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被摩挲得超起卷边……

老王而今在书橱里低价出售这些旧书，有各路淘书者挑挑拣拣的购买，也有城市里的民工，东张西望中来到老王屋子里，靠在堆满旧书的墙边简单打个盹。每当淘书者离去时，老王会目送着他们消失在视野尽头。老王感叹说，他在这里等着有缘人的光顾，为的是让书的寿命，在他们那里能够得到延长。

这样的书橱，一个在废纸堆里顽强生长的寂寞角落，是城市里一块安静绿洲。

去年冬天，我去一家档案馆，看到了几张民国时期的老报纸。拆开报纸，粉尘呛鼻，故纸味扑面而来。纸张已泛黄，变得薄脆，但印刷的字体尚清晰。

在那些民国时代上海出版的报刊上，我看到了宏大叙事，比如救国的硝烟，热血青年上街抗议的声浪。也有市井老墙下，鸡飞狗跳油锅滚滚热气腾腾的生活，在文字里被描述得活灵活现：某条马路上昨天出现劫匪，鸡瘟来袭，乡下王老五用土枪打死一头伤人的野猪，一对鸽子为亡人守灵……还有名目繁多的广告：置业声明，布匹、咖啡厅、麻风药丸、航空机票、牙科、电影预告。在一本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杂志上，还有一对新人醒目的婚庆广告，新郎姓马，新娘姓朱，竖排繁体字，千里姻缘，天作之合，施先生、许先生、黄先生、姚先生同贺。

这些老报纸，还让我耳旁隐约传来当年那些奔跑在大街上的报童们稚嫩而恳求的声音：“先生，本埠特大新闻，买一份吧，买一份吧！”那些长衣长衫或西装革履绅士派头十足的先生，回过头来，施舍一般抛下钞票，买下一份报纸，坐着黄包车扬长而去。小时候，我在县城电影院看一部老电影，一个叫作三毛的流浪孩子，在街头叫卖报纸，一个穿旗袍的女子，爱怜地摸着三毛光溜溜的头。那个慈眉善目的女子，买下了三毛手头的全部报纸，多给了他几枚钞票。三毛仰着头望天，呆呆地不说话，不知道是感动来得太突然，还是有什么东西哽在了喉头。在流浪求一口饭吃的途中，有那么多世态炎凉，让这个幼童独自扛着，老天慈爱，让他也感到了城中一缕暖流。

我在城里的忘年交郑先生，是一个收藏旧书旧报的人。郑先生在城里先后搬了几次家，每一次，屋里收藏的书报，都成为他首先要搬走的宝贝。我去他宅上拜访，满满一屋旧书老报，感觉一股股浓浓的旧时光味道扑鼻而来。

一张安卧在郑先生老宅里的报纸上，我看到了一张老照片，一个穿西装的男子，目光深沉，正在海船上的一张报纸。那就是郑先生的爷爷，在滚滚潮声中从新加坡回国了，因为他看到发行到新加坡的华文报纸上，救国的呼声响彻云霄。

我陪同一位老学者去城外一处废弃的院子，那是上世纪40年代一家著名报纸的报馆，一些当年如雷贯耳的人，就在那里进进出出。那时，报社还被称为报馆。可惜，除了几面斑驳的土墙，啥也没有了。留下的，只有我对当年老报纸的一点想象：灯火摇曳，报人们彻夜不眠，如接生婆守候初生婴儿的到來，当他们凝视着一沓沓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报纸，晨曦擦亮了天幕，他们疲惫的面容，也被瞬间照亮。当年报纸，成为一份留存历史的草稿，在那些故纸里，也有着一些人沉重的呼吸声穿越迢迢时光而来，均匀地响起在怀旧者的耳畔。

故纸，从岁月的封面上缓缓褪下，却在看不见的封底，成为永恒的怀念。故纸，是袅袅乡愁漫过天飞舞的一页。（作者来自中燃公司）

况。到达后，吴建华发现附近的人员正在施工，向其详细交代了安全注意事项。

吴建华两人按计划路线巡视铁塔，每座铁塔相距2公里左右。当他们走到第4个塔时，荒原上的“龙卷风”忽地发起了脾气，气温迅速下降。即便出发时在绝缘鞋内套了两双袜子，可长期野外行走，双脚、双手就没知觉了。

阳光斜过林梢，荒芜的原野笼罩在一炉将熄的火焰里。一群南迁的候鸟如张飘浮不定的灰色云团，铺天盖地滑过广袤大地，向着升起干硬冷风的河口方向，飞越越远。滩涂无数道涌起的凸起如凝固的浪涛，一直延伸到远方金色的地平线。

吴建华没有沉浸在恢宏的鸟浪景观里。他举起望远镜，牢牢地盯紧它们的活动轨迹。鸟巢搭建在电力线路上，容易引发短路、跳闸等故障。

线路运维人员要观测并梳理黄河入海口秋季鸟类的栖息和觅食行为特征，明确其早晚高频活动时段，并优化人员排班与巡视策略。同步加强红外测温、在线监测等手段的应用，在对鸟类保护的基础上防范高压线路故障。

芦苇荡与飞鸟的剪影被镶上金边，天地间呈现一片温柔的辉煌。

23时，星星大朵大朵开在深蓝的夜幕，星空下的新孤变电站格外沉静。值班员马俊红来到高压室，借着同伴打来的手电光，弯腰打开端子箱，捋过线头仔细察看，接着蹲下填写工作日志。

洁白的月影扩散在变电站每一个角落，场院内回荡着平稳的电铃声。

这滩涂的灯光，照耀着黄河入海口被月光惊醒的人。马俊红深知守护这份职责的意义。她憧憬着一座现代化绿色变电站的屹立，内心涌起阵阵悸动。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石化印记

菜十多年了，老太太是两个小姑娘的奶奶，双目失明。儿子儿媳趁冬闲回老家办事去了。两个小姑娘一边做作业，一边问这问那，我也帮助她们看看作业，不懂不会的就给讲讲。

当听说我晚饭要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吃上时，小姑娘说：“奶奶，我给哥哥做碗面条吧。”“做吧，那么晚吃饭要把小伙子饿坏了。”我抓紧说：“不用，都已经习惯了。”没等我说完，两个小姑娘一蹦一跳跑进厨房去了。

不一会儿工夫，小姑娘就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来。

“哥哥，看看我姐的手艺怎么样。”小一点的姑娘俏皮地说。

地震队午餐送的是包子，到野地也都凉了。野外施工能有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吃，是件幸福的事情。我也没客气，转眼之间，就把一碗面条吃个精光。

两个小姑娘对石油勘探、对上大学等都充满好奇，我也鼓励她们好好学习，以后走出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听说我第二天过来给她们带《读者文摘》时，两个小姑娘都很开心。

晚上9点多钟，外面隐约传来查线班喊我的声音，我抓紧和老太太一家人告别。小姑娘送我出门时还说：“哥哥，明天等你哦。”我愉快地答应了，在鹅毛大雪中与她们告别。

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出工时，队上考虑到大雪施工的安全性，把我在位置调整到仪器车附近，并安排一名卫生员协助我，同时测线施工顺序也进行了调整。等我忙完手中工作，在茫茫雪地里才发现小姑娘家的位置不知在何处，问了几个都不知道，带的杂志也不知送到哪里。那时才后悔头天晚上匆匆没留下地址。

如今30年过去了，当年的老太太不知是否还健在，两个小姑娘应该都已工作成家，孩子也有当年她们那么大了吧。每到雪落的日子，我都会想起那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和那几本没有送出的杂志。

(作者来自河南油田)